李洁君诗歌选

■ 李洁君(广东)

两种时辰

世间热衷于收束光阴
轨道不断松开距离
一切事物,都被催往更远前程
列车追蹑远方,消息翻越街巷,
所有人信奉同一个信条:
速率即是馈赠
唯有纸上的事物不肯顺从
一缕思索,一粒文字的种籽
它回绝流水线的日程
思想无法被催长
有些字句需要在光阴里静置
历经几轮春秋的潮起潮落
等到人世的印记一层层覆上纸页
才缓缓显露出它的轮廓
世人习惯以工期丈量得失
很少有人懂得
生长,自有另一套时序
我并不拒绝飞驰的人间
只是悄悄为自己
辟一块缓慢栖居的疆土

落根处

书页翻开,英子的花先落了
隔着纸页时空,猝然失重
那时她年少,读不懂离别的重量
而我面对告别,已长过当年的英子
一层一层的癌雾
蚕食他胸腔里仅剩的风
属于我那株父亲的花,也悄悄谢尽
没有轰然的崩塌
告别是缓慢剥落的过程
曾经可以投靠的枝干骤然倾颓
世间,少了一处可以退回的归处
泪水沉在骨骼的缝隙
命运调换角色的位次
从前躲在背影之下的女儿
必须转过身,托住母亲欲坠的心神
我压下自己翻涌的溃痛
收拾好破碎的情绪碎片
替远去的人,看护这余下的烟火晨昏
花瓣归于尘土,可根系并未腐坏
他交付我的宽厚,沉默的温热
没有随同凋零一同消散
只是换了脉络,流淌在我的骨血
往后我站立的地方
便是他,留在世间的根

普洱余茗

虎纹覆着瘦小的躯体
承蒙宠物店伸手相援
命运碾过旧创
右腿嵌着骨折留下的余痕
几番流离,尝尽世间寒凉
初见那一瞬,恍若久别相逢
我心底已然笃定,今日便要带它离开
性情本是两相拉扯
外表一身矜傲,私下却贪恋人的依偎
我深陷晦暗的那些月份
画布摊开,乐声在房间缓缓漫溢
是它,陪我慢慢拨开重重阴霾
恰如它同名的茶,浑厚沉郁
香气无意讨好世间众人
唯独入心的人,甘愿沉陷这份温热
当别离悄然迫近,它本能地四处隐匿
沿着屋舍缝隙反复遁形
生灵行至尽头总渴求退向幽暗
家猫没有旷野可供奔赴
只在屋内,寻觅一处静息的方寸
那一个清晨,门前不见熟悉的迎候
我在灶炉底下,寻到它安歇的身形
往后我不再打算接纳家猫
口袋时常备着一袋猫粮
路上撞见漂泊的小生命便俯身投喂
一半替它积攒尘间细碎善缘
一半,安放我心底
始终未曾说出口的愧歉

岸时

我守着一条没有尽头的岸
风浪时常从内部涌来
没有谁看得见潮水起落
一身分作几个人
一个承托孩童的远方
一个承接母亲的牵挂
一个在尘世的浪潮里谋生
我并不奢求风浪就此平息
也不会宣称,我已经和幽暗言和
只是每日准时加固堤岸
把散落的光阴一一安放
允许自己有脚步滞重的时刻
允许一些时刻,风把衣衫吹得沉重
不必向世间出示一份完好
能够长久伫立,已是前行

色彩沉降

颜料驮住垂落暮色
我把胸腔盘结的郁结按压进一方素白
线条背弃世俗既定的逻辑
色块彼此冲撞,又悄然避让
那些沉坠于腑内的重负
借纷乱晕染,完成短暂的流亡
我执掌缤纷色相,却拗不过命运藩篱
万般窒闷,仅能在纸面辗转游移
现实的壁垒岿然矗立
我摹写裂痕,却无力弥合碎裂的隙地
大片留白悬于画幅中央
收容未曾倾吐的震颤
不必期许每一块色块都寻得归依
允许部分隐痛,游离于笔触疆域
待暮色缓缓撤离,微光漫过堆叠涂迹
那些未曾消解的沉郁
终将化作土壤,供养来日的生机

闷炉

夏末渡向初秋,风浸着干烈的气息
我的胸廓,栖着一座缄默的小炉
尘世叠来的褶皱,事业阻滞,
日常困厄,尽数收拢于炉膛深处
没有爆裂的焰,只有暗火煨烤
郁结的情绪在内部缓慢焖炼
热量沉在骨隙,找不到向外的缺口
我时常俯身凝望这一团闷燃
这般反复煨炙的境遇
是否会酝酿出,一缕迟来的回甘
倘若世间存有这册隐秘食谱
便以万般焦灼为底料
煨出一种,未曾预想的滋味

外卖小票

薄纸,是时间递来的封笺
打印机吐出一行行字符
油墨烙过纸面,截下某一个夜晚
饭菜的热气很快散尽
方寸纸片,收留一餐烟火
不必有盛大情节
晚归的时刻,三餐起落
都安静寄居在这些横竖笔画之间
随手压在桌角,一段人间
就此被夹进,日子的缝隙

光的痕迹

童年那盏纸糊灯笼
薄光颤颤,啃开一小块夜色
而今街灯漫过街巷,人造光铺得浩荡
月饼的包装泛着冷亮
月亮仍从旧的方位垂落
仍是这一片烟火流转,似曾相识
定睛辨认,早已换过一轮
光源不断迭代,月亮持守固有弧度
喧嚣向外摊开
心底空出那一处,无人替我填满

信号的边界

格线爬满屏幕,标识宣告连通
电波漫过楼宇,翻越墙垣
却撞在人心某一道无形的隘口
字句在输入框反复生成又删去
消息轻巧抵达对方界面
情绪却滞留在中途,无法引渡
我们共处一间屋子,触手可及
讯号如潮,精神航道却已搁浅
看不见的壁垒横亘其间
没有断线提示,也没有轰鸣的崩塌
只是有些心事
始终找不到接收的端点

星羽

驿站藏在城市的街巷
那一日我走入,像一只远行的精灵
还未察觉尘埃正慢慢降临
细碎黑石栖上我的头顶与双肩
一层游动的薄纱,蒙住眼底的光亮
翅膀裹上潮湿厚重的泥
每一次抬举,都要耗尽全部力气
脚步开始失去分寸
林间的小路忽然变得崎岖
周遭来往许多身影
喧嚣漫开,我只想赶回树洞
关上木门,沉入一场悠长的安睡
世间一切琐事,都暂且不必开启
后来一束缓慢的光前来
它没有一瞬间扫净所有泥痕
只是一日一日,拂去羽翼沉重的堆积
黑石缓缓滚落,薄雾慢慢散去
可我不愿彻底擦掉这一段过往
那些沾过翅膀的尘埃
被我小心收存,化作细小的星
往后飞翔之时,它们安静地闪烁
提醒我,该怎样温柔地拥抱自己

逾期

礼盒还维持完整的轮廓
标签刻印下既定的期限
时光悄悄涂改内里的质地
饼饵失却最初的甜香
药片收敛了曾经的效力
外壳依旧体面光鲜
内核已经悄悄退去鲜活
并非损毁,也不是骤然破碎
只是有些约定,到了时辰自动失效
人和物件共享这套规则
有些情绪,还搁置在原处
有效期早已,悄然翻过

月的配额

距离中秋尚有两周转瞬
礼盒里的月饼已经就位
把团圆,打包成制式的馈赠
可团圆只分配给一日假期
有人隔着山水,难以奔赴
孩童守空院落,老人独坐门庭
也有人,独自掰开饼皮
甜香漫开,却照不亮四下的孤清
世人总执念头顶这轮满月
并非强求人间处处相逢
只因千山阻隔之下
唯有月色,平分给每一个思念的人
月亮高悬,允诺一种想象的圆满
来兜底现实里无数的分身与离散

风的驿使

转轴背诵热风陈旧的句法
年年复述近乎雷同的喧哗
热浪穿过窗棂,漫过房间的边角
有的安守墙壁,有的栖于掌心
它们轮番搬运过一季流动的清凉
只是今年拂过躯体的热浪
淬炼出新的心境,而非旧日轮廓
当叶片缓缓放慢旋转的节奏
它将一季喧嚣妥善收藏

制冷之壁

墙体藏着低温幽邃的洞窟
我们借冷凝气流躲过日光盘查
每一个酷暑都按下降温的按键
熟悉的提示音依旧如期响起
而微凉气流,抚过一层新生伤疤
熬过燥热漫长的白昼
我们慢慢习得与酷暑从容对话

暮光之裙

它承接落日倾泻而下的熔金
织物珍藏晚风仓促的吻
肩带承载黄昏漫溢的霞光
裙摆掠过一个个温热黄昏
即将退回衣柜幽暗的夹层
同一件衣衫,收纳崭新的年轮
那些洒落于衣衫之上的光斑
都是时光赠予温柔的印花

灼路履痕

脚掌碾过街道滚烫的釉面
柏油留住转瞬即逝的足印
暑气年年如约奔赴这座城
热浪依旧烘烤街巷与行人
踏过热浪的人,愈发从容坚定
曾经畏惧烈日焦灼的步履
如今已然能够直面盛夏的深沉

瞬甜

甘甜归属极其短促的刹那
糖分向着周遭空气慢慢解体
晶莹冰层在指尖缓缓消融
甜意转瞬消散于燥热的空气
消融的仪式岁岁照旧如期
品尝美好的心灵,更懂得珍惜
短暂欢愉教会我们学会停留
认真接住每一段转瞬的佳期

夏云寄笺

盛夏的云拥有肆意的形状
在辽阔碧空随性舒展、浮游
曾经结伴仰着头仰望苍穹
闲谈漫过流云游走的间隙
每一年都会重逢相似云天
只是并肩眺望的心境不尽相同
云朵终归向着远方缓缓迁徙
那些共处的片刻恒久地留存

海的余温

还记得那年近海辽阔的黄昏
潮水反复摩挲滚烫的滩涂
咸腥晚风掠过我们的肩头
落日铺成海面无尽的碎金
岁岁都会奔赴同样一片海岸
但是留在记忆之中的浪花全然不一
看过潮起潮落往复无尽
心底慢慢生出如水一般的笃定

漫长告白

节气轮回恪守古老的规章
寒暑往复,一切都似曾相识
我清点夏日一件件温柔遗物
衣裙、海盐,还有消融的甜香
循环恒久,每一次辞别
都是奔赴下一场崭新的盛世
季节不断更迭,周而复始
而行走其间的我们,持续生长

今日大雪(外八首)

■ 张小强(陕西)

雪下了起来
紫禁城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都布满了白色的柳絮
有谁能知道
雪迟早会停的
就像每一个钟摆都会停止摆动
有始便有终
可是无人在意雪是否会停
大家忙着生活
忙着为一口热气腾腾的饭奔波
直到雪终于停了
才知道
苍茫茫一片落了个真干净

一场雨

一场雨将心情淋湿
忘了带伞,无处躲避的雨滴子弹
打在我的身上,有些心事
未曾说,如终年沉积的雾霭一样
秦岭的天空被雨紧紧遮住
雨还在下,我以为雨后就是天晴
那潮湿让我身上起的痱子
犹如化不开的劣质蛋糕,吞下它
胶带一样黏在了你的身上
不存在彩虹,雨就是雨,打湿了天空

爱上一个人

爱独处,一个人的幽静漫长
喧嚣过后,大脑空空如也
忘记过去现在未来
静静地品味着每一分钟
每一株小草,每一方世界
生命就在无常秩序中度过

望山

在窗户下张望
一弯弯影子飞速地挪动着
高山扑面而来
意识一片模糊
儿时的溪流与月亮
已经被撞得粉碎

一个人

一街清冷撞个满怀
月亮携我走过
忽暗忽明,有人路边呼叫大声
喷嚏扬起一大口
一身雪白的月色

逐日之人

那个整日追逐太阳的男人
坐在工位上,沉默着
一天二十四小时,用在了寻找
落日的影子早已沉入了海里

夜晚来临,无明黑暗
灼痛了他的眼睛,他不曾知道
远方何其遥远,一根针掉落在地上
恰如背负的万丈高楼轰然坠落

终点在何方,他高声呼唤
高楼之上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只有工业的烟囱渺渺升起
如同奔流的江水,远赴一场盛宴,就这样

拧螺丝的人

他把螺丝拧的紧紧的
像拧掉自己几十年失败的人生
过往岁月带给他的,不过是两鬓斑白
没有什么值得去说的,没有什么值得去留恋的
流水线越转越快,他的动作近乎变形
麻木着,青春早已死去了二十多年
就在一场场惊醒的噩梦中
他已死去,螺丝依然在转着
他的肌肉不受控制的拧动着

夜的第五章

那个伤心的女人,一直徘徊在岸边
不肯离去,孤独落寞
像一把灰色的伞打湿了她的肩膀

夜幕垂下,潮湿的空气不停地蔓延
深夜的雨淅淅沥沥,既琐碎又焦急
独自彷徨,在那片看不见希望的沼泽里

她拿起一张考卷,写写画画着
直到她和她的作品全部被雨浸透
而岸边,她的影子湿漉漉地走着

一朵莲

在雨中,她撑起一把伞
大千世界由此诞生
我进入其间,一朵莲绽放了
始于偶然,终于虚无

种星星的人(外一首)

■ 苏勇航(陕西)

儿时
天一黑
我抓一把星星扔水里
满村的烛光跳出来
北风一吹
藏进蒲公英的伞藤

如今
城市的灯火和星星一样多
母亲告诉我
那是我看星星的眼睛出了神

与生活谈情

在那样一个黄昏
清风素而薄语
白云枝头生香
静坐,凝似寒露
借岁月凿痕
壅棵青葱

金鸡鸣三省

■ 刘征胜(江苏)

我立在三省交界的高处
东岸是晋地的窑烟　北岸铺开
内蒙未收尽的草原长风
西坡丹霞莲花迤层层舒展
赤白岩层堆作　盛开的莲台
看,高台上金鸡仰首
喉间藏千年破晓
一声啼,挟二人台婉转的秦腔
一声啼,驮晋商渡口节奏的桨声
一声啼,携草原牧歌淡软的长调
界碑刻着汉与蒙两种文字,我指尖
触到农耕与游牧的纹路
触到古长城残烽的余温
触到黄河千回百转
生生不息的奔赴　金鸡不再引吭
我胸腔里自有一声长啼
渡黄河,越土峁
漫过晋陕蒙的朝夕

鹧鸪天

■ 张敬燁(陕西)

长安闲愁叠万重,横塘长桥与君同。
风台烟锁辞云暮,别时意去太匆匆
古道悬,和泪眼,汉阙独绝几声咽。
不似故人复从前,犹念咸阳又一年。

春游三首

■ 温志轩(广东)

其一

晴风送暖踏春程,俊侣相携陌上行。
花绽芳妍迎远客,欢言笑语面含情。

其二

萋萋芳草覆平沙,围炙鲜肴散物华。
稚子争先趋座畔,欢声笑品串间花。

其三

寻幽尽兴日西斜,紫燕轻飞剪落霞。
袖揽春光香满路,归途逸兴竟相夸。

故乡墨根(外三首)

■ 谢志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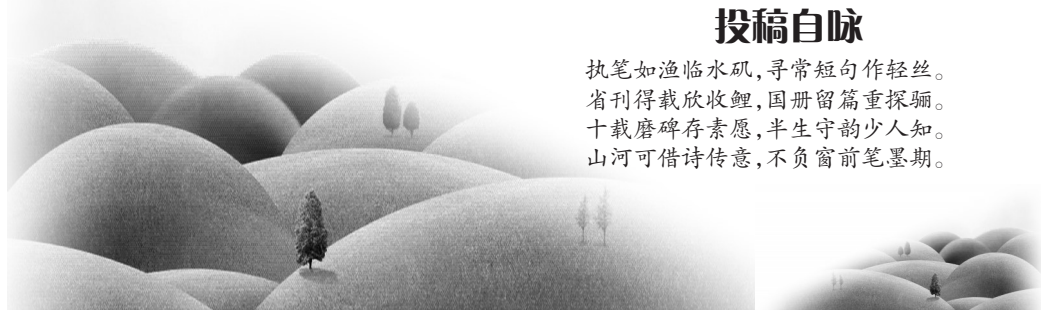
久别笔都旧作坊,赣风一缕入诗肠。
千毫细理承文脉,半盏清灯照草堂。
姊妹炊烟藏冷暖,半生商海历炎凉。
胸藏丘壑无繁饰,淡写人间草木香。

北窗夜作

客居燕地久,灯影伴孤身。
一纸江南事,聊安漂泊人。

燕市耕书

奔走京华市井间,劳生偷暇弄吟笺。
理工不解浮华字,俗客偏存山水缘。
一盏孤灯酬远梦,千行短句寄乡烟。
不追浮利虚名誉,只以微诗记世缘。

投稿自咏

执笔如渔临水矶,寻常短句作轻丝。
省刊得载欣收鲤,国册留篇重探骊。
十载磨碑存素愿,半生守韵少人知。
山河可借诗传意,不负窗前笔墨期。